

中华古典智慧珍品
GUDI ANZH I HUI I ZHENPIN

贞观政要

【唐】吴兢



劝忍

论语

坛经

忍经

黄山书社

中华古典智慧珍品

范勇胜 标点

贞观政要

唐·吴兢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贞观政要/范勇胜标点. —合肥:黄山书社, 2002. 2
(中华古典智慧珍品/李明主编)

I. 贞… II. 段… III. 贞观政要—注释 IV. D6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7636 号

中华古典智慧珍品·贞观政要

范勇胜 标点

主 编:李 明

责任编辑:任耕耘

出版发行:黄山书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合肥市东方红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61.5

字 数:1542 千字

印 数:6000

版 次: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7-80630-702-8/I·82

定 价:78.00 元(全 10 册)

(本版图书凡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将博大精深的中华古典文学作品介绍给广大青少年朋友和古文研读者,我们精选版本,重新整理,博采众家之长,并赋予我们新的理解、新的立意,将内涵不断延伸,将外延不断扩大,终于编纂成《中华古典国文珍品》、《中华古典诗文珍品》、《中华古典智慧珍品》三个系列,并终于顺利出版。

中华古典名著宝库涉及领域之广、内容之丰富、种类之繁多,远非我们所能面面俱到地兼收并蓄,所以我们收集的作品主要以流传久远并被当代社会及文学史广泛认可的佳作名著为主,意在使优秀作品能为当代读者所接受理解。为此我们分成三个系列出版,注重选编、选译、选注及点评水平的提高,对作品中的疑难句段作重点注释,突出主题,显示特色。帮助有一般阅读能力的朋友,加深对古典作品原著的理解,做到开卷有益。

本系列书的编排定位,充分考虑到读者的读书兴趣及经济承受能力,注重古典文学作品的通俗性及普及性,充分体现轻松读书、娱乐读书的宗旨。

因我们水平有限,未能使案头工作更上层楼,不免心存遗憾。但可以欣慰的是我们努力了,见到了成果。相信广大读者和我们一样,畅游于古典文学珍品的海洋,博览群书,能充分享受人生这一大乐趣。

编译者

2001.11

15475-166

目 录

君道第一(凡五章)	1
政体第二(凡十四章)	7
任贤第三(凡八章)	15
求谏第四(凡十一章)	27
纳谏第五(凡十章。直谏另为一类,附此篇之后。)	32
直谏附,凡十章)	38
君臣鉴戒第六(凡七章)	46
择官第七(凡十一章)	53
封建第八(凡二章)	60
太子诸王定分第九(凡四章)	68
尊敬师傅第十(凡六章)	71
教诫太子诸王第十一(凡七章)	76
规谏太子第十二(凡四章)	81
仁义第十三(凡四章)	92
论忠义第十四(凡十四章)	94
孝友第十五(凡五章).....	101
公平第十六(凡八章).....	103
诚信第十七(凡四章).....	114
俭约第十八(凡八章).....	117
谦让第十九(凡三章).....	121
仁侧第二十(凡四章).....	123
慎所好第二十一(凡四章).....	125

慎言语第二十二(凡三章)·····	127
杜谗邪第二十三(凡七章)·····	129
悔过第二十四(凡四章)·····	133
奢纵第二十五(凡一章)·····	135
贪鄙第二十六(凡六章)·····	138
崇儒学第二十七(凡六章)·····	141
文史第二十八(凡四章)·····	146
礼乐第二十九(凡十二章)·····	149
务农第三十(凡四章)·····	157
刑法第三十一(凡八章)·····	159
赦令第三十二(凡四章)·····	166
贡赋第三十三(凡五章)·····	168
辨兴亡第三十四(凡五章)·····	170
征伐第三十五(凡十三章)·····	172
安边第三十六(凡二章)·····	182
行幸第三十七(凡四章)·····	187
畋猎第三十八(凡五章)·····	189
灾祥第三十九(凡四章)·····	192
慎终第四十(凡七章)·····	196

君道第一 (凡五章)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①,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②。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魏征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③,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④。”

【注释】 ①啖,音淡,食也。 ②扰,亦作损。 ③楚,春秋时国名,僭称王。詹何,楚詹尹之后,隐于钓。楚庄王闻而异之,召而问焉。出《列子》。 ④按《通鉴》:“武德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尝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与此章辞异而旨同。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人有言,询于刍蕘^①。’昔唐、虞之理^②,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③。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④;靖言庸回,不能惑也^⑤。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⑥。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

知也^⑦。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⑧。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注释】①《诗·大雅·板》篇之辞。刍荛，采薪之人，言虽贱而不弃也。

②尧曰陶唐氏，舜曰有虞氏。③《虞书》史赞舜之辞，谓开四方之门以来天下之贤俊，广四方之视听以决天下之壅蔽也。④共工，唐虞官名，古之世族官也。鲧，崇伯名，夏禹父也。塞，犹蔽也。⑤《虞书》曰：“静言庸违。”谓静则能言，用之则不然也。⑥秦二世，始皇少子，名胡亥，嗣位，号二世皇帝。赵高，秦宦者，二世用之为相。⑦梁武帝，姓萧，名衍，仕齐封梁王，受齐禅，国号梁。朱异，仕梁为散骑常侍。侯景，东魏臣，叛归魏，复请归梁。武帝从朱异之议，纳景为大将军。及景反叛，朝野共怨异。武帝后为景所逼，饿而死。⑧隋炀帝，姓杨，名广，文帝次子也。虞世基，仕隋为内史侍郎。世基以帝恶闻盗贼，告者皆不以实闻，由是盗贼竞起，陷没郡县，皆弗之知。炀帝后为宇文化及等所弑。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①？”尚书左仆射^②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③，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征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④。”

【注释】①守成，亦作守文，后同。②凡言尚书、仆射，并同。仆射，秦官。③草，杂乱。昧，冥晦也。④按《通鉴》系十二年，又云：“玄龄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贞观十一年，特进^①魏征上疏曰：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

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支百世，传祚无穷^②。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③，可得而言。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④？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⑤，四维弛而更张^⑥。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⑦；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⑧。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⑨，毁阿房之广殿^⑩，惧危亡于峻宇^⑪，思安处于卑宫^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⑬，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⑭，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乱，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人怨则神怒，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貽厥子孙，传之万叶，难得易失^⑮，可不念哉^⑯！

是月，征又上疏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①，居域中之大^②，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③，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④，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⑤，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⑥，可以养松、乔之寿^⑦，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太宗手诏答曰：

省频抗表^⑧，诚极忠款^⑨，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⑩，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⑪，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⑫

退朝谓其子劭^②曰：“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子孙者，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綏，果为淫刑所戮^③。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④，所以共为理也。曾位极台司^⑤，名器崇重，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乎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⑥。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美于往日^⑦，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仁德音^⑧。

【注释】①汉世诸侯功德优盛，朝廷所敬异者，赐位特进，位三公下。②祚，禄位也。③言商纣之所当鉴者，近在夏桀之世也。④桀名履癸，夏末淫暴之君，汤伐之而死。⑤《淮南子》曰：“地有九州八柱。”《括地象》曰：“昆仑山为柱，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⑥《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⑦期，与替同，谓周一岁之月也。⑧《论语》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⑨武王克商，纣走反入，登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⑩秦始皇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为阙，阁道绝汉。后为楚所焚。⑪《夏书·五子之歌》曰：“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⑫《论语》曰：“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谓禹薄于己而勤于民也。⑬尧、舜之朝，土阶三等，茅茨不剪。⑭《周书》曰：“惟圣罔念，作狂。”言一念之差，虽圣亦为狂矣。⑮易，以鼓切，后同。⑯按《通鉴》系十一年正月，上作飞山宫，故魏征上此疏。⑰神器，帝位也。⑱《老子》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⑲胡越者极南北之间，言至异可同也。⑳《家语》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也。”㉑乐，音洛，后同。盘游，畋猎也。㉒豫，乐；游，巡也。言王者一游一豫，皆有惠及民，而诸侯所取法，不敢慢游以病民也。㉓赤松、王乔，皆古仙人之有寿者。㉔省，悉井切，视也。

②苦管切，诚也。 ③启，开也。沃，灌溉也。 ④晋武帝，复姓司马，名炎。家世仕魏，封晋王。受魏禅，国号晋。吴，国名。三国孙权之后，晋武灭之。 ⑤字颖考，仕魏为司徒。晋受禅，以曾为太傅。 ⑥字敬祖，曾之子也。仕晋为司徒。 ⑦绥字伯蔚，曾之孙也。仕晋为尚书，后为东海王越所杀。 ⑧《孝经》传曾子述孔子之辞。 ⑨三公，上应三台。台司者，三公之位也。 ⑩弦，弓弦。韦，柔皮也。 ⑪美，亦作盛。 ⑫按太宗此诏，《通鉴》系在十一年七月，魏征累上疏之后。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①？”侍中魏征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征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注释】 ①唐制，门下省侍中掌出纳帝命，相国仪。凡国家之务，与中书令参总，而黜判国事，宰相职也。

政体第二 (凡十四章)

贞观初，太宗谓萧瑀^①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②更宿中书内省^③，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注释】 ①字时文，后梁明帝子也。高祖入关，招之，授光禄大夫。武德初，迁内史令。贞观初，拜太子少师，迁仆射，又迁御史大夫，参预朝政，后拜太子少傅。 ②京官，谓京都官。唐制，五品以上皆以名听制授。

③唐制，中书内省，在禁中。

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①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②，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③，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④。”

【注释】①汉世，禁门曰黄闾，以中人主之，故曰黄门。唐制，黄门侍郎，贰侍中，职掌祭祀、赞献、奏天下祥瑞之官。②中书，省名。武德三年，改内书省为中书省。唐制，中书掌军国政令，凡制册诏牒，皆宣署而施行焉。置令二人，侍郎二人，令之贰也。其属则有舍人六人，右散骑常侍二人，右谏议大夫四人，右补阙六人，右拾遗六人，起居舍人二人。时中书、门下与尚书，号曰三省。③省名。唐制，门下省掌出纳诏令，国务则与中书参总焉。置侍中二人，黄门侍郎二人，侍中之贰也。其属则有左散骑常侍二人，左谏议大夫四人，给事中四人，起居郎二人，补阙二人，左拾遗二人。弘文馆亦隶焉。④雷之发声，物无不同时应者，故曰雷同。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惟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①，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

【注释】①如汉宣帝时，丞相韦贤通《礼》，魏相学《易》之类。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惟惟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①。”

【注释】①按《通鉴》：“是年四月，上始御太极殿，谓侍臣曰云云。房玄龄等皆顿首谢。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①？”对曰：“克己复礼^②，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

论事，宿卫之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③，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④，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注释】 ①隋文帝，姓杨，名坚，弘农人。后周朝以元舅辅政，位相国，封隋王，受周禅，国号隋。 ②孔子答颜渊问仁之辞，言克去己私，复还天理也。 ③隋文帝受禅之时，周宣帝既丧，静帝幼冲之日也。 ④《虞书》曰：“一日二日万机。”机，与几同。言日之至浅，而事之至多也。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①。”

【注释】 ①按《通鉴》，是年，康国求内附，太宗因有是言。魏征曰：“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

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①。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②，国家历数^③，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注释】 ①《虞书》舜告禹之辞，言君可爱，而民可畏也。 ②《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喻可畏之甚也。 ③历数者，帝王相继之次第，犹岁月气节之先后也。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义，得不尽忠匡救乎？朕尝读书，见桀杀关龙逢^①，汉诛晁错^②，未尝不废书叹息。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逢、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美哉！”

【注释】 ①关龙逢，夏之贤大夫，谏桀，被杀。 ②晁错，颍川人，汉景帝时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吴、楚七国遂反。爰盎请帝斩晁错，遂斩于东市。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①魏征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②，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理^③。”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理；思理，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理，宁可造次而望乎？”征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

彝^③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④，汉杂霸道^⑤，皆欲理而不能，岂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征所说，恐败乱国家。”征曰：“五帝^⑥、三王^⑦，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⑧。九黎乱德，颡项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理^⑨。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平^⑩。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⑪。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厥破灭^⑫，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征之力也。”顾谓征曰：“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⑬。”

【注释】 ①唐制，秘书省置监一人，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有二局，曰著作，曰太史，皆率其属而修其职。少监为之贰。 ②从容，和缓貌。 ③名伦，以字行，观州人。初仕隋为内史舍人，佐虞世基以谄承主意。后与字文士及降唐，以秘策于高祖，为秦王参谋军事。贞观初，拜右仆射。 ④谓秦之治专用刑法律令，言尚酷也。 ⑤谓汉之治以王道、霸道杂施之，言不纯也。 ⑥《史记》谓黄帝、颡项、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孔安国《书序》，以少昊、颡项、高辛、唐、虞为五帝，未详孰是。 ⑦夏、殷、周创业之主，禹、汤、武王是也。 ⑧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号有熊氏。蚩尤，古诸侯之无道者，蚩尤作乱，黄帝征师诸侯，与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之，而万国和。 ⑨九黎，蚩尤之属也。颡项，号高阳氏，黄帝之孙也。 ⑩桀，夏王，名履癸。汤，殷主，名履。桀不务德而贼伤百姓，汤遂率兵伐之。桀走鸣条，遂放而